

失去了的野鶴浮雲

By Jürgen Dennert
李柏泉 譯

這篇親身經歷的報導，原載西德Kritika雜誌，作者曾於紅衛兵活動最高潮的時期，在中國大陸從事了一個月的旅行。

在北平，我那位姓羅的譯員，身著一條潔淨的藍褲，從他那活潑的眼神、和一頭烏黑「披頭式」的長髮，一點也看不出有要推翻世界的企圖。

禮貌地、不失嚮導本色，他陪同我來到一座臥佛寺，那些佛像，有木雕的、有石刻的，皆聞名於世界。當時，寺廟裏正擁滿了紅衛兵。只見他們把標語貼在神像或牆壁上，大字報更是充滿了每一個空隙的角落。「推翻舊世界！」「打倒資本主義！」「掃除舊時代的遺毒！」「消滅封建制度、資產階級和他們的遺蹟！」

大街上行駛的卡車，塞滿身著骷髏黃卡其制服的學生，有些則穿白襯衫藍或灰色的褲子，頭髮都剪得很短。口裏唱著革命歌曲。每輛車子上都有一個男孩子死命地捶著一個紅色的大鼓，另有一些人則敲打着銅鑼和類似的樂器，弄得震耳欲聾。

那些嘈雜的鑼鼓聲幾乎令整個城市窒息。在一個主要的十字路口有好幾輛播音車，嘶喊著革命口號，像是槍管對準擁擠的人羣在發火。「打倒……打倒……打倒」。每過幾條街，就有人在鼓勵羣衆。路標被塗掉了，舊有的街名更換了。「金寧路」改成為「反帝路」。「詩學街」變成了「支援越南人民自由鬥爭街」。

街頭出現一隊全由八到十歲的孩童組成的隊伍，約有五十人。他們手拿棍棒、鐵片、柳枝或皮帶。在行列的當中，有一個步子蹣跚的老太婆。每當

那老太婆倒在地上的時候，孩子們便一齊向她拳打腳踢。最後這隊伍來到一個十字路口，幾個警察正在值勤。他們可能會加以干涉吧，我暗想。沒料到警察竟停止了左右交通，而讓那隊伍通過。

數小時之後，整個北平成了混亂世界。成百萬的人們擁擠街頭，由於饑餓令人昏昏欲睡，而人們的神經更幾乎被那些猛烈嘈雜的鼓聲捶碎了。大家狂喊著「毛主席萬歲！」飛舞的拳頭有如風暴中的紙球。房門被打碎，有人被拖出來捆在門上。鞭子、鋼條還有皮帶，紛紛落在那些孤獨無援的人們的身上，不時還有人被拋向半空中。紅衛兵圍繞著一面英國旗，瘋狂地跳躍，然後把那旗扯碎，再把碎片結起來，用以鞭打一對老夫婦。接著又把那對老夫婦捆綁在一塊木板上，帶到一個工廠的院落裏的「集合場」，以便舉行「人民公審」。

很偶然地我觀察到了一次這種「人民法庭」進行的工作，這至少在北平被認為是最高的公理的表现。自羅和我曾吃過一次晚飯的地方穿過一條巷子，便是一間工廠。透過那廠房的窗戶，我們看見約有五十個人，其中有些是紅衛兵。三個上了年紀的人被帶了進來。他們身披白袍，上書黑色的大字。羅翻譯道：「我們是資本家，曾經剝削人民。」一個女紅衛兵把三尺高尖尖的白紙帽戴在那些老人頭上。此時他們被迫跪在地上同時坦白他們「反人民的罪孽」。羅告訴我那些都是昔日的資本家。他們的工廠數年前被政府接收，

代之，每年可領得一筆养老金。現在，在紅衛兵跟裏突然覺得他們接受這種賠償金是嚴重的罪惡。

但是，這些老頭子竟然不肯認罪，所以紅衛兵要給他們一次教訓。紅衛兵不停地打這些老年人，一直打到他們倒在地上為止。羅很盡職地告訴我，這三個人只不過是罪有應得。任何人只要他有損於人民，都得要接受嚴厲的懲罰。此時，我發覺我已對「中國旅行社務局」在這家飯店爲我安排的北京鴨，失掉了胃口。

第二天早上，羅剪短了他的頭髮，因爲長髮被認爲是西方的。同時他那條很好的褲子也換成了一條舊的。因爲變得窮就少有危險。

在武漢——一個位於華中濱臨長江有着二百五十萬人口的工業城市，紅衛兵同樣也在街道上遊行。像是死亡的天使，那些孩子們喊叫着穿過大街，然後默默地走進一種建築物。裏面已經有些倒霉鬼莫不關心地等著這些紅衛兵。隨著手勢的命令，那些人們跪了下去。頭上戴著那可怖的帽子，胸前和背後也被插上一些敘述他們做爲的大旗子。於是隊伍出發了。每一組都有個別不同的方法來捉弄那些不幸的傢伙。有的被強迫下跪，有的則被逼着跳舞。老年人舉起雙臂一站數小時，同時背後還有人拿著掃把，意思就是說他們被當成垃圾廢物看待。有一次我看見——也幾乎接觸到他——一個基督教的牧師，被紅衛兵包圍著。他那牧師的法衣之外，被套上一件白袍，同時脖子上還綁著一塊木頭，因而他的腦袋不得不以九十度下垂。那頭上圓錐形的紙帽尖尖的像支箭。此外另有十到十二個人跟在後面，說不定都是他的教友。雖然共產黨徒在他們臉上塗抹了黑漆，我依然能非常清晰地看出他們面部那種沮喪的表情。

在武漢的一條大道上，少年紅衛兵把一對上了年紀的夫婦用掃把趕出門，命令他們跪下來，然後開始搗毀他們所有的一切物品。接著又燃起一堆火，並用手中的掃把將那老年人的頭塞進火熱的柴煙裏。在街道的另一邊，一個老頭子舉著雙手跪在地上。火堆上的火焰反射著他的面孔。接著瘋子們又用剛自他家窗口拋出來的書籍，像砲彈似地投擲在他身上。其中有些是相當精緻的皮面書。立即，那些書籍又都落進熊熊的烈焰之中。

從我在武漢的旅行社窗口望出去，可以見到羣衆在遊行，從早到晚都有受到責難的人從市中心被帶走，最後只有紅衛兵回到原處。有一回，不到兩小

時的時間，我數著竟有六十多個犧牲者被帶走。我問我的一個譯員：「那些被帶走的人，都發生了什麼事故？」

他禮貌地一笑，答道：「到傍晚的時候，他們就會回來。」

「那些夜間離去的人們呢？」

「我想第二天一早就會回來。」

「我怎麼從未見到有一個回來的？」

「但是，我却見到。」

「那麼，要是他們回來之後，住在何處呢？」

「自然是他們自己家啦。」

「如果他們家裏門窗都遭封釘的話，又怎能回去？」

「只有那些有兩個入口的房子，才會被封釘。」

「要是他們沒有回到原住處，是否表示他們被關入獄？」

「不可能。我們沒有那許多牢房來容納千萬萬的人民。」

「可是，假如那些人既沒有回到自己家裏，又不在牢裏，究竟去那裏啦？」

「你在中國所見的事物已不少，難道你自己還不瞭解這個？但是，你必須牢記一點，就是那些人都屬敗類，當然必須接受懲罰。不過人民知道一切，也目睹一切，他們不會對任何人有過分的懲罰。」

在華中廬山那些四千五百尺的山峯上，座落著許多廟宇。若在很久以前，一個悲傷的女兒可能將她慈母的遺體安置在一個五十尺深二十尺寬的圓洞中，外面封上粗糙的山石。再在附近築上一座佛塔。我登上一條久已荒蕪的小徑時，竟然發現這種地方竟也有紅衛兵拿著鐵鏟一類的工具在工作。他們上氣不接下氣地在燥熱的灰塵中翻找石棺，因爲其中可能埋有象徵著舊日的物品，這些必得加以消滅。另外有幾個紅衛兵，正藉著繩索沿著陡峭的絕壁往下降，就像是攀登阿爾卑斯山的人。在那些岩洞裏或是飛瀑之下，昔日會有墨客騷人吟出這樣的詩句：「……過眼浮雲如野鶴，心湖一片靜無波……」。諸如此類的詩句往日曾被雕刻在山岩之上。如今，紅衛兵却粗暴地頑固地加以搗碎。這就是今日的中國大陸，正如那些人親眼所見，今日的中國大陸已不容許人們去欣賞浮雲野鶴了。